

中国童书又将迎来

黄金十年

海飞



海飞近影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图书“爆发性”销售，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的“黄金十年”：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品牌作家和畅销书作家；童书出版从专业出版演化为大众出版；全国581家出版社，有520多家出版童书；年出版童书4万多种，总量世界第一；拥有3.67亿未成年人的巨大的童书市场，年总印数达6亿多册，在销品种20多万种，销售总额100多亿元人民币；年产值连续10年以两位数增长，是整个出版界最具活力、最具潜力、发展最快、竞争最激烈的出版板块，并几度超越社科图书跃居第二大板块，成为一支拉动并提升中国出版业发展的“领涨力量”。

毫无疑问，“黄金十年”，是我国童书出版大国崛起的十年。

对“黄金十年”后的市场，业界有着不同的分析和判断。2011年初，面对我国纸质图书出版发展趋缓和实体店不断萎缩，业内有人预判中国童书出版的“黄金时代”行将结束，“白银时代”即将到来。那中国童书出版会“产业贬值”吗？

关于中国童书出版的未来，我有三个预判。

预判一，正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效益增长发展

2014年之前，参与少儿出版的出版社一年比一年多，童书品种一路上扬。但到了2015年，出版童书的出版社减少了19家；上报图书选题4.8万种，少了8000种，童书出版第一次出现了“双降”。

年出版品种4到5万种，莫非是童书出版“天花板”？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中国童书出版格局分散、个头不大、实力不强的局面已有改观。童书出版格局，被业界戏

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

高中梅

汪曾祺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重返”文坛，以老练精致素简的文风，开文坛之新风。在天地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的散文集《榆树村杂记》中，汪曾祺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解析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以此安抚疲惫的心灵。

这本书，收录了汪曾祺创作“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榆树村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就在汪曾祺住的高楼对面。那时，他隔一两天就从楼上下来，到村里的菜畦边走走，感受一下“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汪曾祺说：“现在菜地、菜农和房子都没有了，成了方庄小区，高楼林立。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全书共33篇文章，写他的旧事今况、旅行见闻、乡土民俗、花鸟虫鱼以及四方食事方方面面。同时精选多幅彩图：有手稿，有书法，还有罕见书房作画原照等，读后让人久久难忘。

汪曾祺的散文少雕琢，无卖弄，不做作，平白如话。如他在《随遇而安》中写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



《青铜葵花》插图

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了解反右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能把人“吓傻”的运动，而汪曾祺的回忆文字竟是这样的平和乃至天真。在他表面上并无情绪化的表达下，饱含着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无声控诉，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他以这种“我手写我心”的“平淡”风格，开辟了一条和杨朔、刘白羽等人不一样的写作之路。

汪曾祺的散文皆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透露着最自然恬淡的灵气。从自况“七十书怀”到“天山行色”，再到“故乡的食物”，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间至情至性的热爱以及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和深深眷恋之情。如在《岁朝清供》中汪曾祺写道，在北京，“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

汪曾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脉脉温情的打量，是特别打动人的地方。书中专门谈吃的就有7篇，从狮子头、东坡肉到家乡高邮的鸭蛋，从名目繁多的各种鱼的滋味及吃法到荠菜、茼蒿、马齿苋的做法，不厌其详。他在家做饭招待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其中有一大碗煮干丝。

只见“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

汪曾祺散文真正的魅力在于“不装”，在于真实，在于有趣。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个“可爱的妙人”，沈从文先生称其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又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读者圈中流行一名言：“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人都爱他。”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空洞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

汪曾祺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让读者从中找到面对生活的雅趣，在嘈杂而迷茫的时代，给人一份特别的安静与平和。



预判三，童书出版国际化，安徒生奖向我们走来

童书出版迅速国际化，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碰撞融合。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把波兰画家麦克·格雷涅茨请到南昌整整6个月，合作出版了《好困好困的蛇》等一批图画书；与日本著名铅笔画家木下晋牵手，合作出版了图画书《熊猫的故事》。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与巴西的安徒生奖插图奖获得者罗杰·米罗合作，出版了曹文轩的作品《羽毛》图画书。

2011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与国际著名出版机构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合作，成立北京二十一世纪麦克米伦文化公司，出版了《不老泉》系列等世界一流的图书。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聘请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亚当娜作总社的战略顾问。2013年，上海设立并举办了首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CCBF)。2014年，上海国际童书展把原先的“陈伯吹奖”升格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向中外优秀作家颁奖。

2015年8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并购了澳大利亚新前沿出版社，这是我国首次并购外国出版社。2015年8月，接力出版社成立了埃及分社，这是我国少儿社首次在国外建立分社。2015年9月3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与黎巴嫩数字未来公司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合资成立了时代未来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是世界童书出版的小联合国，两年一届的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小诺贝尔文学奖。今年6月，中国作家曹文轩斩获国际安徒生奖。

新世纪初的中国童书出版，开局很精彩。我们一定能实现童书出版的“中国梦”，从童书出版大国变为童书出版强国。

(作者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前副主席、版协少读工委副主任)



从新疆饭馆里买了箱库尔勒香梨，没想到最下面放着本儿薄薄的《弟子规》。随手翻来，惊觉句句新鲜，字字珠玑。于是平生第一次，从头至尾一字不落地读了一遍，边读边慨叹：我们离那个时代已经很远了？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相信大多数家长看到这里都会苦笑，因为如今的孩子早就支使不动了，更何谈“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呼人，即代叫。人不在，己即到”？

“路遇长，疾趋揖；长无言，退恭立。骑下马，乘下车；过犹待，百步余。”等尊长走到百步以外后，自己才能离开，这样优雅镜头只能在老电影里看到了，那是旧生活、旧文化活着的时代。想到实习小姑娘无视帮她揽门的他人，如公主般昂然而入；公园内数人并行行走，横占步道或聚在路口聊天，不禁无语。

“衣贵洁，不贵华；上循分，下称家(穿衣要符合自己的身份，还要和家庭条件相适合)。”“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这些道理，教育今天的大学生绰绰有余。

“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己有能，勿自私。人有能，勿轻訾(轻视、诽谤)”……对照这样的至理名言，谁又能说自己尽善尽美？

《弟子规》是清康熙年间山西秀才李毓秀写的一本蒙学教材，原名《训蒙文》，全文只有1080字，却分几个层次谈论孩童待人待物、处事和读书的教养、规矩与方法，力图将孩童天然形成、不知约束的言行纳入文明的轨道：在家爱父母，在外敬长辈。处事强调“道”与“信”，不轻易承诺(“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不随便传闲话。分清人我界限(“用人物，需明求；倘不问，即为偷”)，然后达到“泛爱众”(“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之后上升为“亲仁”(“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最后是“余力学文”：“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不明事理和不践行都会走偏，合起来正好是知行合一。

令人惊讶的是有人以为《弟子规》是毒害青少年的精神雾霾，说它以父母为中心，会毒化青少年心灵，将他们变为唯唯诺诺的奴才。

现代社会很多地方不同于古代，但人们对生活的感受变化并不大。谁也不想忍受冷漠、粗暴、戾气，承受

所有人皆为自我所产生的冲撞，而希望生活在一个大家谦和有礼、举止皆为他人着想、有秩序有尊严有幸福感的善良社会。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类讲道德，而非像动物般只考虑个体生存和舒适，连国际社会发生纠纷都需要占据道德制高点。

钱穆曾对美国学者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礼”。人非圣贤，德性不会与生俱来，一套道德规范可以让人们习久而成性。孔子希望以“礼”来规范所有人的言行，使社会成员恪守本分，消除人欲横流、名分紊乱的时弊。

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呼吁全社会学谦词敬语》一文中说得恰当：“谦词敬语表达出来的对人的尊敬的精神实质是毫不过时的。它在当今社会的作用远不止礼仪规范，还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润滑剂，是寄托情感的外在表达，更是不同群体之间情感认知和理解沟通的桥梁。多使

用谦词敬语，社会就会减少许多冲突和矛盾，和谐许多，美好许多。”

毋庸讳言，近百年的社会动荡中，数千年来维系中国人日常伦常和人生信仰的儒家思想被连根拔起，再加上人口众多资源紧缺，仁义礼智信五常和礼义廉耻四维，都被甩到了不知何处。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尊重、谦让，没有公德心，不会用敬语，甚至连表达情感都没有比较优雅的方式。浮躁功利的处事态度，让人心失去依凭，让快乐远离。西方国家的小痞子碰上别人为他挡门，也会吊儿郎当地说声谢谢，因为他们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而我们的学霸却觉得他人为自己服务理所当然，更别说许多服务窗口那种“帮你办事是给你面子”的态度了。

这种时候，需要的不是高谈阔论如何重要，而是应该像《弟子规》一样，先将道德细化、落实为不离日常生活的人伦之用和具体行为规范，用制度来规范人们诚信重义，信守职业道德，在生活中不妨碍他人，不侵犯别人的利益，让社会其乐融融。



读书的两种境界

龙振昼

香港中文大学电子工程系创始人陈之藩，是当代著名的电子工程专家、学者和散文家。

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谈到读书，记者问陈之藩：“您平常是不是经常使用电子书？”陈之藩摇了摇头说：“在文学阅读中，我基本不看电子书。我情愿一页一页读完1000本纸质书，也不愿指挥鼠标滑来滑去浏览1万本电子资料。”记者追问：“为什么呢？”他回答：“电子书冷冰冰的没有质感，也没有纸声，鼠标扫过之处，即便能扫来大学问，也没有了小情趣。”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看电子书，感觉像是和在镜框里的照相机照亲吻一样。”惹得在场所有人哈哈大笑。

由于文名颇盛，经常有人向陈之藩请教学问。有一次，一位朋友写了篇文章请陈教授“斧正”。陈之藩看到文章里引用了纪晓岚的题联“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认为不够精炼，应去掉两个“废”字，变成“书似青山乱叠，灯如红豆相思”。并解释说：“‘最’字用来形容两样东西不妥，到底是‘灯’还是‘红豆’最相思？”又说：“既然下句去了‘最’字，上句也该去掉‘常’字。”最后，陈教授笑称，这是给这一题联吃了泻药！

陈之藩读书善于思考，常在思考中锻炼文句。他说，古代人读书都会毫不客气地评论，现代人如果光读而不思考，等于丢了传统，失去了读书的意义。他说，语言文字

是需要雕琢的，人工的雕琢是艺术，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在人工中见到自然而忘了是人工”。他还打了个比方：就像法国女人，好像不打扮，其实是打扮得非常到位，在打扮中看不出打扮的痕迹。

陈之藩的阅读范围极广，他最喜欢的诗人是杨万里。在读到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时，看到“春风杨柳万千条”，认为这一句的典故取自范成大或是杨万里的诗。为此，他居然跑到哈佛大学图书馆去找，看完厚厚的范成大诗集后，没有找到，又找来杨万里的诗集，从头一句一句地找。看着看着，竟然忘了自己本来的目的，开始沉迷于杨万里的诗句了。

相对于读文学书的较真儿，陈之藩对科学论文的读法却迥然不同，其方法非常特别。他读论文的时候，一般是先看结论，再看序言和图表，中间的文字不看，然后掩卷思考，在脑海里试着照题目的意思，盘算着内容如何搭建。最后，再回头对照那篇论文，看看是不是这样写的。他说：如果雷同，当然心里高兴；如果不同，也能学到不一样的东西。

陈之藩将自己对文理两类著作的读书方法，分别称为“读”与“不读”。他解释说：“读”，是自己深入到书里面去，吸取精华，弃其糟粕；“不读”，其实是读书的最高境界，是不让别人引走自己的兴趣，能独立思考，“读”来往事半功倍。